

雲林縣 元長鄉

# 草地狀元

## 蔡明芳先生訪問紀錄

- 訪問時間** 2018年11月22日  
下午3時至4時30分  
2019年4月11日  
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2020年6月17日  
下午3時30分至5時
- 訪問地點** 雲林縣元長鄉長北村 蔡宅
- 使用語言** 臺語、國語
- 訪問人** 許雪姬、陳淑容
- 記錄** 陳淑容、楊雅蓉

## 蔡明芳

蔡明芳，1934年生，雲林元長人，定居元長街上的鰲峯宮旁。自小家中務農，生活貧困，靠著苦讀考上臺中師範學校，之後擔任教職，以北港鎮好收國小校長職務退休。身為「草地狀元」，他對小學到師範學校的求學生活仍印象深刻，也回憶了早期元長地方的農村生活文化、祭祀信仰與衣食住行等生活經驗。



蔡明芳與太太李碧花，攝於蔡宅

## 一 生平概況與求學經歷

我是蔡明芳，1934年（昭和9年）出生，今年（2018）虛歲86歲。我從小從事農業，但是因為後來去唸臺中師範學校，<sup>1</sup>畢業後一直在學校服務，所以對農事方面的了解比較少。

我們家成員眾多，光是兄弟姊妹就有11個，其中有7個兄弟、4個姊妹，年齡相差很多。我排行男生第二，上面還有哥哥跟姊姊。從小我要幫忙照顧弟弟妹妹，像我跟么弟差了20歲，我去唸師範的時候他還沒出生。家裡很窮，能做的田只有六、七分地，卻要養這麼多人。我們兄弟姊妹中，目前男生只剩下4個，4個女生都還健在，相較起來女人還是比較長壽。

我從小在潭內長大，後來潭內分成潭東村跟潭西村<sup>2</sup>，我們家被劃歸潭西村。我讀的是元長國民學校，<sup>3</sup>戰爭的時候也照常讀書。三、四

- 1 臺中師範學校：為現今之臺中教育大學，位於臺中市，建校於1923年，其前身為「臺灣總督府臺中師範學校」，1943年改為「臺灣總督府臺中師範專門學校」，1945年改為省立臺中師範學校，1960年改為省立臺中師範專科學校，1987年改為省立臺中師範學院，1991年改為國立臺中師範學院，2005年升格並改名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蔡旺庭編撰，〈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大百科全書，2021年6月23日下載，<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23277>）
- 2 潭西村：舊名潭內，乃因係一沼澤，一入雨季猶如汪洋大澤，故稱潭內。清代屬白沙墩堡潭內庄，日治時代臺南州時期設潭內大字，戰後設潭西村。（施添福總編纂、陳國川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九，雲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2年，頁350）
- 3 元長國民學校：其前身為1915年設立之北港公學校元長分校，當時的校舍坐落在元長鄉公所，1920年由北港公學校元長分校獨立設為元長公學校，1941年更名為元長國民學校，並將校舍遷移至現址。戰後，於1946年更名為元長鄉第一

年級時，每天早上差不多九點多，美國飛機就從菲律賓飛過來空襲，往往書包都沒打開，就準備要「走(cháu, 跑)」空襲。也因此，家家戶戶都要挖一個防空壕，若遇空襲，水螺「霆(tân, 鳴響)」起來，學校就放學，讓各人回家躲起來，因為放學後就是家裡的事情，學校可以不用負責。若是回家途中遇到空襲，就要到田地裡或水溝中就地躲避。

當時學校的老師大部分是日本人，還記得我的老師叫做松迫俊雄，<sup>4</sup>他是日本九州人，戰後我曾到日本去找過他。松迫老師對我很好的，他對行為不好的同學很嚴，但是因為我的表現很好，所以老師特別疼愛我。

印象很深刻的是日本投降的8月15日前夕，當時我就讀國校五年級，因為早上常有空襲，學校乾脆讓我們改唸下午班。在課堂上，老師流著眼淚，跟大家說日本天皇已經宣布無條件投降，聽到戰爭已經停止的我們也非常震驚。日本人非常阿莎力，戰敗後的隔天，也就是8月16日，就沒有來學校，我們只好各自回家，之後我就回到故鄉潭內去讀私塾。

---

國民學校，1947年更名為臺南縣元長國民學校，1949年更名為雲林縣元長國民學校，至1969年復更名為雲林縣元長國民小學迄今。(雲林縣元長國小：校史沿革，2021年6月24日下載，<http://tw.school.uschoolnet.com/?id=es00002150&mode=editor&key=147930488120111><http://tw.school.uschoolnet.com/?id=es00002150&mode=editor&key=147930488120111>)

4 松迫俊雄：1944年擔任臺南州元長國民學校訓導。(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2020年4月28日下載，<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

那是我六年級畢業前一年。在那段日本人剛離開，學校停擺，中國也還沒有來接收，可以說空空沒有政府的時候，我在潭內鄉下的私塾跟著綽號「躉看」的蔡金看老師讀了《三字經》、《千字文》、《論語》、《孟子》、《大學》與《中庸》這些書，奠定了後來的漢文基礎。蔡老師為人躉直，雖然看似不靈活，但是漢文底子很深。在學校和老師青黃不接的當時，家庭環境許可的人家就讓小孩拜他為師，並以剃頭表示入門。私塾的課程是一整天，又要花很多時間背誦漢文，因此每個小孩、每期的進度都不一樣。但是我很能讀，老師還說我「讀冊若咧掠（liáh，撕）紙」，用讀書像撕紙張一樣快來形容、誇讚我的記憶力很強。

我在潭內唸了將近一年的漢文，等到學校恢復，就再回到元長國校補讀六年級，這些經過都有寫在去年模範父親的《鑽石楷模專刊》。那時候唸的課本有漢字跟日文，很複雜。因為外省老師還沒有來，所以學校老師多半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臺灣籍代課代用老師，但是他們連最基本的國語注音符號都不會，只好用「人有二手，一手五指」這些讀本來教我們。印象中有一位代用老師陳延年，<sup>5</sup>因為他不懂國語跟注音符號，所以往往在上課前一天惡補學習國語國字，隔天就上台教課。陳老師原籍澎湖，人很好，漢文很「飽（pá，學識充足）」，元長附近的孩子都跟著他學漢文，後來他就留在元長國校當國文老師。

---

5 陳延年：1912-1970，字松齡，出生於澎湖湖西，1929年遷居至北港街，1939年參加褒忠吟社，1943年遷居至東勢厝。戰後於1946年設立雪杏軒漢學堂於元長南村李國統的住宅，1947年起擔任元長鄉客厝國校代用教員，1948年9月1日至元長國校教授國文。1970年於雲林縣四湖鄉三崙國小廣溝分校主任任內病逝。（鄭定國編撰，〈陳延年（松齡）先生年譜初稿〉，收於鄭定國編，《雪杏軒吟草》，雲林：新生印務局，2005年，頁11-19）

1946年，我從元長國民學校畢業，記得畢業時候什麼都沒有，也沒有拍照，只有唱國歌。畢業以後，我考上北港初中，<sup>6</sup>因為父親是道士，需要幫忙鰲峯宮<sup>7</sup>做事，而我則必須搭北港糖廠<sup>8</sup>的小火車去北港唸書，所以父子就寄戶搬到這裡（元長街），兩人過著相依為命的生活。雖然父子倆搬過來元長街上住，但是我們家的根據地還在潭內，因為潭內要耕作，作物也都種在那邊。

那段時間，因為母親不在身邊，所以我每天一早起床後就要升火，用烘爐煮飯，並準備父親和我的早餐跟午餐。當時的主食已經是白飯和番薯各半，因為經濟差，配菜很少，比較多的時候是拿自己種的花生炒過當配菜，偶爾才會買一點雞蛋來煎。到現在我還是很不喜歡吃菜脯，因為小時候吃的菜脯很會長蟲，挑起來裡面有很多蟲；另

- 
- 6 北港初中：前身為1946年創立的臺南縣北港初級中學，1950年更名為雲林縣立北港中學，1956年改制為雲林縣立北港初級中學。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更名為雲林縣立北港國民中學。（雲林縣立北港國中：校史沿革，2021年6月24日下載，<https://pkjh.ylc.edu.tw/cp.aspx?n=50594>）
- 7 鰲峯宮：位於今雲林縣元長鄉長北村，創立於1853年，主祀保生大帝、尤府千歲、中壇元帥，是從中國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芙蓉鄉移墾此地的居民帶著原鄉神祇保生大帝至此建廟祭祀，該廟之創立有賴於李水田與李福二人。（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臺南：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1933年，頁238）
- 8 北港糖廠：前身為1910年設立之北港製糖株式會社，後因發生財務危機，1915年時併入東洋製糖會社，定名為該社的北港製糖所。1927年東洋製糖受世界經濟大恐慌影響而破產，被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繼承。戰後，更名為臺糖第一分公司北港糖廠，但因戰時受猛烈轟炸攻擊，經過維修復舊後，1948年才恢復製糖。1950年改行總廠制時，屬虎尾總廠。1967年改行大廠制時，仍隸屬虎尾總廠。2004年改隸屬於臺灣糖業公司砂糖事業部，2005年停閉製糖工廠，廠區移交臺灣糖業公司雲林區處管理。（臺灣製糖工廠百年文史地圖：北港糖廠，2021年4月26日下載，<http://map.net.tw/taisugar/item/%E5%8C%97%E6%B8%AF%E7%B3%96%E5%BB%A0/>）

外像醬瓜、醃菜也都有白色的蟲。我猜想並不是沒曬乾，而是因為以前沒有農藥，就像現在的有機菜，放久了自然就會長蟲。有人會直接把蟲抓起來丟掉，也有人甚至敢吃，我自己不喜歡。

火車站大約位在這裡的東南邊，就在元長庄外往客厝的路旁，現在已經拆了。我常常跑著去追趕甘蔗車，因為車班是早上、中午、晚上各一班，一天總共才3班，又沒有別的交通工具，連腳踏車也沒有，如果來不及就得沿著鐵路走一個小時的路到學校，往往走到學校的時候都已經開始上課了。

中學時候，學校的外省老師漸漸多了起來，但是他們的國語很不標準，甚至連ㄅㄆㄇ都不會，我們只好透過漢字來溝通。學校雖然也有一些本省籍老師，但是他們多數是從日本回來的，唸的是日本書，也不會國語。這種情況下，我們只好繼續唸上面是中國字，下面是日本字對照的課本，也因為這樣，大家的國語都不好。

想起這些外省老師，雖然他們的國語不好，數學也差，但是漢文素養卻深厚。印象中有一位外省老師跟我們說：「以後千萬不要去當法官，當法官小孩子沒有屁股」，意思是說以前的法官「有錢判生，沒錢判死」，吃得下去放不出來，這些話是很有學問的。

我覺得以前的老師很有責任感，不像現在的老師往往看不大出來學生的特性。我在北港讀書時，有一位老師送給我一句話：「再好的頭腦也比不上一枝小小的鉛筆頭」，意思是要隨時記錄，我一直奉行到現在，也把這句話送給我的孩子。

## 三 草地狀元，中師見聞

北港初中之後我報考了臺中師範，過去師範是個別招生，不像現在用聯招，考生可以今天去考臺南師範，後天再去考臺中師範，所以班上的學生不一定都是中部人。當時全臺灣只有一間臺灣大學、3間學院：工學院、農學院跟商學院，加上兩個專科，再來就是師範學校，能考上師範可以說是真正的菁英。師範學校的分數懸殊很大，最好的當然是臺北，再來就是臺中跟臺南，這3所師範學校是最強的，如果成績差的人根本連報考都不敢。

我一開始是抱著陪考的心態，也有同學找我去考臺東師專，說比較容易上，但其實也沒那麼容易，因為聽說連臺東農校畢業的楊傳廣<sup>9</sup>都考不上了。不過我還是抱著苟且的心，沒有想太多，依舊報考了師範學校的考試。我會想報考師範也是考量到畢業後工作穩定，而且在學期中學校還會提供學生零用金，畢竟我們家裡的經濟不好，沒想到最後竟然就這麼糊里糊塗考上了臺中師範。到現在我還記得自己的准考證號碼是635號，而當時准考證號碼600-700以內只有錄取7人而已。那一年住元長的有23個人報考，只有3人考上。

9 楊傳廣：1933-2007，生於臺東馬蘭，母親為世居馬蘭的阿美族人。楊傳廣就讀臺東農校時，被學校體育老師發現運動才能，特別加以訓練，1952年代表臺東縣參加第七屆省運，破跳高省運紀錄，其後逐漸在跳高、跳遠、十項運動等項目嶄露頭角。1955年參加亞運，在十項運動中獲得金牌，因而獲「亞洲鐵人」稱號。1960年在羅馬奧運十項運動獲得銀牌，是我國奧運會得獎的第一人。（臺東縣原住民族行政處：亞洲鐵人——楊傳廣，2021年5月4日下載，<https://www.taitung.gov.tw/Aborigine/cp.aspx?n=5ABC82753ADFFA0D>）



知道我考上的消息後，爸爸說會盡量支援我，堅持要我去唸，但伯父就很反對，說會很花錢。那時候，我已經以第四名的成績考上北港高中，畢業證書也早就交給北港高中。後來是北港初中的吳維鐘老師教我拜託工友，想辦法把畢業證書拿出來，我才有辦法去臺中師範報到。

1950年我進入臺中師範就讀。師範每年收的人數不一，我入學那一年編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總共8個班，每班四十幾人。1953年7月，我成為中師42級的畢業生。畢業60週年（2013）、畢業65週年（2018），我們都有召開同學會，也留下紀念照片，但是參加的人數卻越來越少。再過3年（2023）就是我畢業70週年了，我很好奇有多少人能出席，畢竟能去是一種幸福。



圖一 1952年臺中師範北港初中同學會，後排左二起分別為蔡明芳、林亞卿、蘇樹旺，皆為元長人。

資料來源：蔡鴻儒，《白沙墩堡思想起：打開元長人的記憶》（雲林：蔡鴻儒自印，2011年），頁51。

以前的師範學制是初中畢業後去唸的，要唸3年。當時，蔣總統撤退來臺時，把北師大、北大等優秀的大學教授都帶過來，所以師範學校的老師幾乎都是外省的大學教授等級。臺中師範師資很好，像黃金鰲<sup>10</sup>校長，有名的美術老師呂佛庭、<sup>11</sup>陳朝陽<sup>12</sup>等等，現在想起來真是簡單。而我的國語發音可以改正，英文發音能夠變標準，都是到了臺中師範以後才學起來的。

在師範比較重視的科目是教育心理學跟教材教法。另外音樂像鋼琴、風琴這些樂器一定要會，不會就不能畢業，為此我們還得利用晚上偷偷去練習。畢業的時候很慘，為了表演有的同學要作曲，有的要填詞，因為沒有音樂課本，只好自己編。當時的國校老師什麼都要會，不然不行。

- 
- 10 黃金鰲：別號冠宇，安徽合肥人，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原任北平師範大學訓導長，1949年7月至1960年1月擔任臺中師範學校校長，1960年2月至1967年7月擔任臺中一中校長；1967年起擔任臺南師專校長。強調實現精神生活有賴堅苦卓絕自我鍛鍊的素養功夫。（沈翠蓮，《臺灣小學師資培育史》，臺北：五南，2004年，頁255-265；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歷任校長，2020年6月22日下載，[http://w2.tcfsh.tc.edu.tw/zh\\_tw/about\\_tcfsh/tcfsh\\_history/principals](http://w2.tcfsh.tc.edu.tw/zh_tw/about_tcfsh/tcfsh_history/principals)）
- 11 呂佛庭：1911-2005，出生於河南省泌陽縣，原名天賜，字福亭，後改名「佛庭」，又號「半僧」、齋名「半僧草堂」。自幼對書畫有不凡天份，於北平美專習西畫及國畫，1948年來臺後任教於臺中師範至退休，作育英才無數。1954年籌組「中部美術協會」、1976年創立「國風書畫會」，對美術教育的推廣不遺餘力。（中華文化總會：呂佛庭書畫展及其傳承，2020年6月22日下載，<https://www.gacc.org.tw/collections/deng/8>）
- 12 陳朝陽：音樂家，擅長鋼琴演奏，臺中師範學校就讀時師事日籍音樂教師磯江清，戰後回母校任教，作育英才無數。（國立中興大學，《臺中市志，藝文志》，臺中：中市文化，2008年，頁369-392）

臺中師範不只師資優異，學生也人才濟濟，現在很有名的黃昆輝<sup>13</sup>跟許文志<sup>14</sup>都是我的學弟。現在虎尾科大校長覺文郁，<sup>15</sup>他的父親覺蒼能<sup>16</sup>也是我中師的同學，也因為是老師才會特別注重教育，栽培小孩出國去留學。

到臺中唸書，感受到因為生活文化的不同造成的差異跟緊張。在我小時候，故鄉的農民會在低窪的農地打井，我們把這種打了會出水

- 
- 13 黃昆輝：1936年生，雲林土庫人，臺中師範學校畢業後取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學士、教育研究所碩士，後赴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取得教育行政學博士。曾任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兼教育學系系主任，後轉任政務，擔任臺灣省政府委員、臺北市教育局局長、臺灣省教育廳廳長、國民黨文化工作會副主任等黨政要職。並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總統府秘書長、總統府資政、臺灣團結聯盟主席等職，現為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及財團法人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黃昆輝、鄒景雯，《新時代的臺灣：邁向正常國家之路》，臺北：玉山社，2018年）
- 14 許文志：1936年生，雲林臺西人，1954年臺中師範學校畢業後返鄉擔任國小教職，1968年取得文化大學政治系學士，後赴日留學，於1971年取得明治大學法學碩士。1981至1988年間擔任兩屆雲林縣長，之後陸續出任臺灣省建設廳廳長、臺灣省政府秘書長。2003年取得明治大學經濟學博士，為環球科技大學創辦人。（〈許文志獲頒傑出教育事業家〉，《人間福報》，2018年12月25日，無版次）
- 15 覺文郁：雲林縣口湖鄉人，英國曼徹斯特大學UMIST機械製造研究所博士，專長為光電檢測、工具機檢測及奈米平臺相關技術開發。曾獲頒國家發明金獎，中華民國計量工程學會計量科技研發創意獎等，2013年8月起擔任虎尾科大校長。（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長室，2020年6月22日下載，<https://www.nfu.edu.tw/zh/administration/geo>；曾人口總編纂，《口湖鄉志》，雲林：口湖鄉鄉公所，2011年，頁9之49）
- 16 覺蒼能：臺中師範學校畢業後擔任國校教師，與妻湯玉蘭育有二子。長子覺文丁，工專畢業後任職水利會；次子覺文郁現為虎尾科大校長。（曾人口總編纂，《口湖鄉志》，頁9之49）

的田叫做「雙冬田 (siang-tang-ehân)」，一年可以收兩期的田叫做「雙冬」，雙冬田可以自己出水，冬天、夏天都能種，所以比較貴。但是彰化那附近的人叫做「三冬田 (sam-tang-ehân)」，因為那裡一年可以做3次，這是不一樣的地方。我們雲林人還會為此跟彰化人吵架，因為我們認為一年只有「兩冬」，但他們卻有「三冬」。彰化的人就說：「我們一年播種播3次，就是叫『三冬田』啊。」此外，一樣是稻米，北部的人講「稻仔」，南部的人講「粟仔」。實在是同樣的東西，卻因為講法不同而導致誤解，甚至引發吵架。但是，也因為同學來自各地，大家互通有無，雖然一開始會衝突，但是久了就知道。

以前大家都窮，師範是公費，不但免學費、有零用金，畢業後還能分發。因為太窮，通常我每學期只能回家一次。唸書的時候，吃住都在學校。記得學校一個月給4元津貼，1949年那時4萬元舊臺幣才能換1元新臺幣。我用零用錢拿來買牙粉、粗紙（廁紙）這些日常用品。因為很窮，沒有錢，連戲院都不敢去，真的想看電影只能去那種最小間、看一次5角錢、1元的那種。我甚至連臺中最有名的電影院臺中座都沒有去過。因為家庭不好，沒有資格，想都不敢想。

當時中學生普通沒有制服，但是臺中師範規定舉辦慶祝會時候學生必須穿制服，所以學校一年會分發一套卡其制服及帽子，以便於管理，而皮鞋則需要自己買。而伙食對鄉下人來說是很好的，因為雲林縣的生活環境很差，我在鄉下是吃曬乾的番薯，很難吃，我想臺中、彰化的人應該沒吃過那種番薯。現在是有錢人吃番薯，我們以前是吃到怕。另外學校也可以吃到，主要是泰國米跟糙米。我後來去當兵，別人吃不下軍中伙食而我吃得下，因為鄉下人有米能吃就很感謝了。

交通的話，過去我要先搭甘蔗車到虎尾，再轉斗南，從斗南接縱

貫線。之後坐到彰化，再轉海線的火車轉山線到臺中，再走路到臺中師範。因為車班少，通常早上出發下午才會到。雖然我不是蔗農，搭糖鐵線要錢，但是學校若要放寒暑假，會發半價的學生票優惠券讓我們搭車回家。有一次，我阿嬤過世（1950），我趕著從臺中回家。從虎尾搭上甘蔗車，因為在潭西沒有停靠站，我就從車上跳下來，因為如果不跳就趕不上，只好做出跳車的危險舉動，那是一次特別的記憶。

中師也會舉辦旅行，我們曾經去過霧峰林家花園、清泉崗等處。畢業的時候，還辦了全省旅遊，說是旅行，事實上也是畢業前的最後實習，藉由每間師範學校的互訪來支援吃跟住。當時還沒有嘉義師範，所以我們先去屏東，再到臺東師範，然後到臺北。以前往臺東的火車前後都由火車頭推動，所以車速很慢，慢到跳下來尿尿再上車都可以。中間經過蘇花公路，我對於沿路都是斷崖感到害怕，到現在仍然記憶猶新。到了臺北，我們寄宿在市內的臺北女師，因為男師離市區比較遠。我們在校舍用椅子排好當床，或是鋪著睡地上，這樣就可以省下住宿費。雖然條件很差，但是對我這樣的窮孩子來說，能出門旅行就很好了。

在那之前，我們也去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小學<sup>17</sup>實習，方式是今天我教，別人觀摩；改天別人教，我觀摩。試教前一天都要寫

---

17 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小學：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前身為臺灣督府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創立於1928年；於1946年改稱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小學；1991年改隸中央後，改稱為國立臺中師範學院附設實驗國民小學；2005年配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改制，改稱現名迄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本校創校簡史，2021年6月27日下載，<https://es.ntcu.edu.tw/front/intro01/intro3/pages.php?ID=bnRjdV9pciZpbmRybzM=>）

教案，隔天上課教，再由同學互相評定，檢討如何改進。我認為在教學上這確實是有其需要，後來當我在山內國校當教導時，有位二林農工畢業的代課老師不會教書，他甚至看到學生就緊張到暈倒，還問我怎麼教，這種例子很多，都是因為沒有受到正規的師範教育以及缺乏實習的經驗所致。

我的本科是歷史，喜歡歷史是因為我從小愛看通俗小說，記得考師範的時候，有一題是〈師說〉的翻譯，因為我都讀過，自然就會寫。卒業後，我就分發到國校教書，當時鄉下孩子沒有錢，我就幫他們義務補習加強課業，只希望他們可以有好成績。

以前能考上師範的人都蠻厲害，但是後來很多人後悔了，因為考不上師範的人跑去唸高中，後來反而讀到大學。當時的規定是師範畢業要服務7年，7年以後我有很多同學去參加中等教員的考試，我也不例外。我不但通過檢定，還去臺中一中實習，準備去初中教書。後來因為任職學校的校長挽留我，要我留著以後當校長，我就接受慰留，退掉聘書，在國小教書直到1999年2月退休。

### 三 回首艱困的農村生活

我是艱苦人，母親跟我說，要吃好就要認真讀書，想起來都還會哭。以前的番簽上面有蟲，自己醃漬的醃瓜上面也有蟲，看了很怕，但是為了生存，撥開以後還是得吃。家裡往往一餐煮個番薯簽配醃瓜、破布子或黑甜仔菜，青菜的話是俗稱豬菜的番薯葉，人跟豬相爭吃，三餐都吃一樣，非常窮苦。那時布鞋一雙要一百多元，得穿一整



年，穿到鞋底破了，還要去撿拾椰子樹的葉鞘，剪裁後鋪在鞋底。襪子也很差，破掉就往下拉繼續穿。衣服的布料也只有白色，我們還得去嘉義山上拿紅土回來將白布染成粉紅色，或用樹皮染成青色。因為小時候經歷過困苦，就覺得現在很幸福，要感謝政府。現在的人真是不知惜福，我們有經過艱辛歲月的人才知道惜福。

我們家作穡，在潭內務農維生。土地只有不到1甲，大概是六、七分地。這塊地主要是媽媽帶著哥哥、姊姊在做，由他們負責耕作，我則一直唸書。但是我們家的因為人太多了，實在吃不夠。家中田地的稻米是三年一作（屬於嘉南大圳三年輪灌區），每3年才能收一次米，剩下兩年種花生、番薯、番仔豆。稻米比較貴，除了部分留著自用，其他就賣給政府，要賣一點稻米才會有經濟來源。日本時代我們這裡是元長組合在收，組合是日本話，就是現在的農會。以前種花生，不像現在有很多販仔會來收，都是自用比較多，保存的方法是曬乾以後儲藏放在古亭畚，要的時候再拿來用。古亭畚是儲存稻米跟花生的地方，以前家家戶戶都有，是用泥土跟牛糞糊成的，因為牛糞中有草的成分，混在一起可以增加黏性。戰爭末期的時候，我們常常拿花生去北港跟日本婆仔換衣服，或是拿雞蛋跟日本人換物資。番薯的話多半是「掣籐（chhoah-chhiam，削成條狀）」當作主食，跟米一起煮。另外像番仔豆，現在已經沒有人種了。那時家裡還有養豬，賣掉以後可以換錢，這些豬都是有報戶口的，所以也不能隨便偷削。

除了稻米，種花生也要灌溉，那個時候沒有地下水，都要引嘉南大圳的水來灌溉，所以一年要交兩次過水費，就是「水租」。雖然嘉南大圳也有讓農民尊敬的地方，但是它要靠水租來維持業務，也收了不少錢。灌溉的時候，常常聽說有人把圳道的水擋住，為了搶水而打架，嚴重一點的就發生械鬥。為了吃圳水，用鋤頭、圓鋤打起來，很

多人因為這樣被殺了。

因為用圳水要交水租，後來水圳又年久失修，農民就自己打水井來灌溉。以前打井沒有用機器，是用管子刺的，做法是把頭弄得尖尖，一直擠一直刺，讓水出來，速度很慢，所以要很久的時間。我曾經看過師傅打古井，一開始先用鐵管打，後面再放下竹管作為井管，一定要用南投那邊的桂竹。主要是桂竹很直，中間那個節圈可以一個一個銜接，當作像現在的水管、塑膠管來使用。麻竹比較彎曲，會破掉，不能用。連續打好幾天，水才出來，不像現在都用機械了。

除了打井機械化，現在種花生都有機器了，可以將田地預先犁成一壟一壟，不像以前都沒有分壟，種成平平的一整片。種花生要先耕田，再翻犁，犁了以後後面的人放上種子，之後再用腳覆土，至於灑肥是一定要的。我以前異想天開，覺得平種灌水時不但流得慢也不平均，若能做成溝是不是比較好種？結果被母親說平的面積大、好淹水，做溝壟會讓水容易流走，而太多空地也會造成浪費。讓我意想不到的是，本來因為想偷懶的突發奇想，現在竟然大家都用這個方法。大家以前種得很密集，認為做溝起來的地方不能種就會減產，沒想到因為灌溉方便，產量反而變多。

留作種子用的花生仁要用手剝，若用機器攪（脫殼），花生仁會破掉，就沒辦法出芽。若要「khè 土豆油（榨花生油）」，則要拿去工廠交給他們。花生做成的火油可以拿來炒菜、煎魚，有一種特殊的香氣。不只是花生，早期播田也都用手工，要用架子下去劃線，還要蹲著播，非常累。以前若要請人播田、或「捻（liàm）」花生這些粗重的工作，就都要煮正餐跟點心請工人吃，現在因為機械化可以很輕鬆。

早期種比較多的花生品種是九號，通常吃法是洗一洗，用鹽水燻（水煮）；另外鹽水煮過再炒鹽，也是一種吃法。若要做油，要送到



油車廠去榨油，炸過油剩下的叫「豆粕 (tāu-phoh)」，可以做成圓形當飼料養豬，現在好像有人拿來當有機肥。以前這裡有很多油車在榨油，現在沒有了，一般都榨完再賣油，這裡的土豆不一定賣油車或販仔，人們也會拿去自己榨。

除了稻米跟花生，過去潭內還有種薄荷油的原料薄荷。至於棉花因為要種很久才能收成，我們不曾種過。因為潭內是貧窮的庄頭，加上我家的園少，就不可能種這些經濟作物。但聽說日本時代，附近曾經種棉花，收成以後會拿來做棉被。以前要經濟好才能蓋棉花被，我都還曾蓋過用美援的麻布袋做成的被子，麻布袋染色以後還能做成衣服穿。記得在1960年左右，這裡還有美援的牛奶粉，是提供給學生第二節跟第三節中間的課間操之後喝的。

我們還曾經種過麥，另外像「毛豆 (môa-tāu，又稱枝豆)」、番仔豆等都有做過。番仔豆是一顆圓圓的，通常是曬乾後炒來吃，這種豆子現在已經看不到了。雖然潭內的甘蔗有糖廠會收，但是我們連甘蔗也不曾種過。因為甘蔗種下去就得一年才能採收，還要跟糖廠做契約。

很多作物的種植都有特別的忌諱，印象特別深的是花生。通常種花生是一個人負責一行，負責的人一定要從頭種到尾都要種完，如果種到中途沒有種或者中間有一段沒有種，那一年收成就會不好。不管是迷信或是什麼，總之以前一定要種完才能回家，如果漏種就糟糕了，那一年的運氣就會很不好。

現在，這裡的農民跟政府比較沒有關係，跟農會接觸，大概就剩下農會跟我們說有轉作可以領補助，跟水利會的接觸也沒有了，現在都是自己鑿井也不用靠水利會，可以說等於整個水利會都消失了。

#### 四 農村信仰與祭祀今昔

若壞運就要去「下願(hē-goān)」,跟五年王爺(五年千歲)<sup>18</sup>講:「就保庇我們卡好咧,我今年再殺豬宰羊來拜」。若豬養不好、養不大也要去跟五年千歲拜託:「這隻豬仔乎我飼得好,五年王爺公若到我劊乎汝拜(五年王爺公若出巡到此,我殺豬來給您做祭拜用)」。說是五年王爺,扣除頭尾實際時間只有4年。以鰲峯宮迎五年千歲回來以後,我們村庄整個五年王爺祭典的流程頭尾共計4天,時程是農曆10月15日請神,16日拜拜,17日運庄繞境跟請客,18日送神。

若有跟神明下願在先,到那時候就要殺豬答謝天公跟五年王爺,當然殺豬殺羊要看家裡的情況,如果有下願拜託神明的,這隻豬若養得大就要還。通常請五年王爺回來以後大家就忙著抓豬來劊,那時候會到處聽到豬仔吼得吱吱叫。以前幾乎每家都有養,劊豬後,若有親戚沒有劊,就分給他們。等到換他們拜拜,就會再分給我們,古代農業社會就是這樣。但是現在隨著大家的生活變好,加上養豬戶也變成專門事業,這種習俗就變少了。

另外,以前大家都是用潘(廚餘)來養豬。那時候的品種是黑豬,現在市面上主要養的白豬是後來才有的。除了豬,家家戶戶還會養雞、鴨跟羊、牛,這些家禽家畜一定有,因為牠們會吃人類吃剩的

---

18 五年王爺(五年千歲):中國瘟神信仰的其中一種,每5年作醮一次。五年王爺原本是瘟部的十二值年瘟王,也是太歲的部將。在雲林地區,五年王爺從瘟神變成驅逐瘟疫、守護鄉里的神明。臺灣最著名的五年王爺聖地為雲林縣馬鳴山鎮安宮。(臺灣大百科全書:五年王爺,2021年5月3日下載, <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4419>)

東西，才不會浪費。牛的話通常是水牛，黃牛比較少，一家能夠有一頭牛就不錯了，有兩頭以上就是有錢人。那時候的牛除了耕作也負責交通，牛車是早期農村主要的交通工具。所以我小學放學都要回家養牛，或是割草給牠吃，如果有池塘，就要帶水牛下去游泳。

拜拜的話我們會用花生裝在米籠內，去贖普好兄弟。也會用米，就是粟仔。另外像王爺祭，每一次都是在農曆10月，也就是作物收成之後，所以請神回來以後家裡就要殺豬宰羊，以此表示慶賀，隔天子時還要拜天公，拜天謝地，感謝神明的照顧，保佑我們好收成，人丁興旺。這附近的每一個村庄都會找不一樣的日子，今天輪這個村請，明後天再去給另一個村的人請，因為以前經濟不好，這是很重要的禮尚往來，也可以趁機打牙祭。我以前都會請同事來，大概每年都要請兩、三桌。請客都是自己煮，兩桌菜也是自己煮，現在都用叫的，相差實在很多。通常我們會炒米粉、炸丸仔，主要都是豬的料理，這個時候比較少做粿。

我們在潭內拜的神跟現在都一樣。距今約80年前，也就是我唸國民學校二年級的時候（1943），是所謂的皇民化期間，日本人把所有的神像通通都請去燒掉，說這些信仰是迷信。<sup>19</sup>我家附近一個富戶

---

19 臺灣的寺廟整理運動起於1936年7月，以「迷信打破·陋習改善」為主軸之一的「民風作興運動」，並於隔年1937年正式由各地方推動，1938年至1940年則為全盛期。寺廟整理運動之後由於日本國內帝國議會的追究，以及牽扯上日本於南方占領地的在來宗教壓迫問題、臺灣農村米供出問題，因此總督府於1941年10月作出「中止寺廟整理」的決定，並於隔年6月委任臺北帝國大學宮本延人為宗教行政專任調查官，調查研究寺廟整理問題，並令提出「舊慣信仰改善根本方針案」。（蔡錦堂，〈再論日本治臺末期神社與宗教結社諸問題——以寺廟整理之後的臺南州為例〉，《師大臺灣史學報》第4期，2011年9月，頁71-72）



圖二 蔡明芳在山內國校指導學生表演話劇。

資料來源：蔡鴻儒，《白沙墩堡思想起：打開元長人的記憶》，頁61。

人家裡的關公像，被日本人拿去集中準備燒掉，我爸爸趁著晚上去偷偷抱回來，藏在閣樓上。我都偷偷的去拜，不敢給日本人看到，看到會被打死，拜了好多年，現在我們就把祂當作家裡的神，保佑我們一家。這一尊關公像，是用糯米做的，雕刻得很好，很漂亮，現在變國寶。

廟在燒神的時候，包括鰲峯宮的神明也被抱去燒，我小兒子蔡鴻儒有從公所檔案找出一張要燒神明的相片，翻拍記錄在他做的書《白沙墩堡思想起：打開元長人的記憶》<sup>20</sup>裡頭。這本書中有好多相片，

20 《白沙墩堡思想起：打開元長人的記憶》：作者蔡鴻儒將多年蒐集的元長老照片分為農事篇、教育篇、機關團體篇、兵役戰士篇、宗教信仰篇、交通運輸篇、民生生活篇、榮耀篇、人物篇等篇章逐一介紹，並附上詳實解說，全書生動活潑、考證有據，是了解元長人文歷史的重要著作。（蔡鴻儒，《白沙墩堡思想

裡頭也有些是我提供的相片，包括我在山內國小帶學生表演話劇。那場話劇是在演吳鳳，只要看相片是鄒族的打扮就可以猜測一二，一晃眼這也是六十幾年前的事情了。那時為了要跟社區聯絡，我才帶學生演話劇。要蒐集這些日本時代的老照片很不容易，鴻儒真的很有心也很用心，現在他還要再做第二本書。

## 五 消失的池塘與作物

過去這裡有很多池塘，可以說到處都是水塘。我的故鄉，現在叫潭西的潭內，就是名副其實的「潭內」，其實元長也有許多池塘。我們小時候白天去工作或讀書，回來之後就養牛、割草跟種田，晚上吃飽以後就去池塘裡玩，順便洗澡跟游泳，所以大家都會游泳，我也不例外。後來因為人口增加，房地不夠，池塘都陸續被填起來了，難怪會做水災。潭西的潭跟日月潭一樣有日月兩個島，北邊比較小、南邊比較大，非常漂亮，現在有一半填起來了蓋廟。

我們以前的地理環境不錯，出了很多有名的人。這裡真的有一個風水地，我也是研究之後才知道。那條龍是從土庫經過官廊崙內（今土庫鎮宏崙社區）、馬光，沿伸到元長鄉的後湖，來到山內，來到合和村，再到潭內。潭內算是龍頭，後面有一個山頭，潭內就像龍吐出來的龍珠。整個龍脈出了很多名人，像黃昆輝是馬光人，現在的張麗

---

起：打開元長人的記憶》，雲林：蔡鴻儒自印，2011年）



圖三 現存保安府大潭，攝於雲林縣元長鄉潭西村。

善<sup>21</sup>也是馬光人。網路上還看到潭內出一個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楊安澤，<sup>22</sup>他父親楊介雄我也認識。雖然現在偶爾還能看到山丘的痕跡，可惜大部分都被破壞掉，變成平地了，只有後湖、中湖那塊還在，一直沿伸到合和、山內，到潭西就變成很大的潭，後來被填起來蓋廟，我們就住在廟前面叫做「菜寮」的地方。

---

21 張麗善：2018年就任雲林縣縣長。

22 楊安澤：1975年生，臺裔美籍知名企業家，父親楊介雄為雲林縣元長鄉潭西鄉人。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之一，於2020年2月宣告退出2020年民主黨總統初選。



我去唸師範學校的時候，學校有游泳池，很多人不會游泳，但是我早就會了。記得以前池塘裡有烏仔魚、鱸仔魚跟鯽仔魚，沒有虱目魚。池塘是有主的，我們平常不能隨便抓。但是在晚上或天快亮的時候，天氣太熱魚會跳出來，這叫做「反窟(hoán-khut)」。<sup>23</sup>有時候反窟的魚跳出來路上，我們就可以去撿拾。

除了池塘消失，我記得有一種叫做「番黍稿(hoan-sé-kó)」的植物，現在也不曾見了，很多人連聽都沒有聽過。番黍稿跟高粱很像，應該是屬於玉蜀黍的一種，果實有紅色也有白色，像稻穗一樣，但沒有玉蜀黍那樣大。這是一種雜糧，採收以後，像高粱的種子可以吃或煮湯，但是不好吃，除非不得已人不會吃，主要拿來當飼料。

番黍稿可以長到大概像柱子那麼高。它的用途很廣泛，子可以榨油，葉片剝開後，桿可以用繩子一根一根串起來，很適合做地毯。當時每家每戶都會做，做成像涼席一樣的地毯鋪在地上。特別是晚上大家都躺在那裡聊天，因為過去夜裡那麼長也沒電視可以看，什麼娛樂都沒有。吃飽飯大家就在庭院躺著番黍稿做的地毯聊天，很有趣。以前這附近很多地方種番黍稿，但這已經是過去農業時代才有的東西，現在番黍稿沒有人種，種了也不會做，做了也沒有人用。

除此之外，我還記得小時候有一種「荷蘭豆(o-lian-tāu, 豌豆)」，就是現在的豌豆，可能是荷蘭人帶來的，長得扁扁彎彎，跟番仔豆不一樣，還有在賣。番仔豆可能也是外國人帶過來的，才叫這個名字。這種作物是田裡的間作物，要曬乾以後把皮打開，它的子比較大，剝開皮以後才能拿來炒。番仔豆很好吃，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吃完很會

---

23 反窟：因為夏季天氣太熱，水中溶氧量不足，導致魚隻浮頭最後翻肚死亡，這個過程就做「反窟」。

放屁。以前在學校上課常常這裡也響那裡也響，都是因為吃番仔豆，這些作物你們以前可能都沒看過。蠶豆的話這裡很少，因為蠶豆通常是有專業人士栽種，這裡沒有。

因為住在市區，現在這裡也沒地方種菜。但是在以前經濟很差的農村時代，因為平常都吃很差，所以我太太往往買一副牲禮，「焗焗(piak-piak，火烤的聲音)」就能請大姑小姑吃飯。像我們年輕時有苦過，知道日本時代日本人很壞，感受到生在這一代的好，知道現在政府政策很好，比如老人年金、國民年金、今年(2020)肺炎的紓困金，該懂得珍惜。回想少年時候可以說是「做有吃無咧」，就是做得拚死卻吃得很少。講起來現在進步很多，現在的人實在幸福多了。

## 六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回想

戰爭到光復這段期間，大家靠著自耕、種東西來吃，基本上還過得去，能過活下去就算不錯。那時候雖然沒有政府，但是我們這裡也沒有動亂，因為日本人剛離開時候，不會有人去搶他們的東西，那時候不曾有人這樣做。我認為真正亂是要到光復一、二年以後，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之後。

1947年，二二八的時候我補唸國校六年級，當時有段時間學校停課。以當時一個國校六年級學生的眼光來看，我們的認知實在跟現在講得都不一樣，而鄉下跟城市講的又都不一樣。那時候所知的是，有一個媽媽跑過來說：「兵仔打過來啊，打到嘉義了。」當時老師跟我們說，有人打到飛機場，叫大家趕快回家。說起來就是「竹篙鬥菜刀



(tek-ko tau chhài-to)」，一群人去機場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認為那些人是受日本教育的菁英分子，他們要反對的是中國兵，對中國兵的看法很極端、也很負面。我相信那些反對的人都是從日本回來的，又被大陸管，心理不平衡，難怪會反對中國大陸。

當時學校因此停頓，有一段時間沒有上課，我們本地只有一戶人家有ラジオ可以接收最新訊息，他們會定期報告，讓大家知道事情的發展，但所知仍然有限。那時候我們所聽、所看，跟現在我們所瞭解的，很多都不一樣，因為當時很亂。

我認為二二八的時候被抓去的是比較特殊的人，所謂特殊指的是很多人都受日本教育，是從日本回來的，所以早就對中國有敵視，認為中國什麼都不好，看不起中國。後來臺灣被國民政府統治，他們心裡更是不舒服，打從心裡看不起那些阿山仔。

我記得有一個年輕的阿兵哥住在廟裡面，因為我會講一點國語，加上年紀差不多，所以我們會聊天。說起來真可憐，他一天只有兩餐可以吃，他們年紀都跟我們一樣，只有十幾歲而已，就這樣來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過來的時候是把所有家當像臉盆、棉被、衣服、碗啦背在身上，滿身都是家當。我還遇過一個一腳綁6條綁腿的阿兵哥，說這樣腳才不會痠，看了實在很可憐。我還記得當時在北港火車站看到他們剛下火車的那種情況。現在回想那些阿兵哥的樣子，覺得真是不應該對待老兵刻薄。因為這些老兵也是被迫離鄉背井，好不容易逃到臺灣，協助建設。那些喊著十萬青年十萬大軍口號的阿兵哥被政府帶過來經營臺灣，而現在他們都垂垂老矣，戰爭實在很不好。

二二八事件的時候，對我們鄉下的影響比較不大。後來復學以後，六年級有老師來教ㄅㄆㄇㄏ。教我們注音符號的老師叫做吳沼

木，<sup>24</sup>他是北港人，後來好像是被槍殺了。聽說吳老師曾經去過北京，在元長國校很少人能教ㄅㄆㄇㄏ，而吳老師正是少數可以教國語的人。除了吳沼木老師，聽說五塊寮那邊也有二、三個人涉案，但是我並不清楚，也不認識他們。

當時聽說槍殺是在北港跟虎尾，攻擊應該是只有嘉義，日本時代我們這裡屬於北港郡。這些老師很多都是曾經去過日本留學的菁英，像北港的蔡深河<sup>25</sup>醫師，但是他們剛回來的時候沒有工作，只好先去初中教書，說起來很可憐。

時代就是這樣，我認為那時候會出去跟人家鬧事的人都是知識分子比較多，因為他們想出頭，但是遇到新的政府也沒有辦法出頭。純粹農村的人不會，因為大家都很安分守己。

我也不要再講那時候被抓去的人叫什麼名字，因為他們都死掉了。我知道有很多老師被抓走，他們可能是先被派過來的，所謂間諜、臥底的那種。常常昨天在，現在就不見，以後就沒有看到他了，怎麼走掉的我們也不曉得。除了老師，我們同學也有被抓去的，特別是北港初中就有人被抓走，因為那時候他們已經有槍。槍從哪裡來我不知道，所以像我們年紀這樣大的每個人都被調查、查問，但是安分守己的人不會。

---

24 吳沼木：1926-1952，雲林北港人，因涉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案，於擔任元長國民學校教員期間被捕，1952年遭處死刑。判決書中，其所犯為「懲治叛亂條例（2條1項）」。（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吳沼木，2020年6月22日下載，<https://twjcd.b.tjc.gov.tw/Search/Detail/15882>）

25 蔡深河：1917-2001，雲林北港人，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後取得日本鹿兒島大學醫學博士，創辦北港諸元內科醫院，以針刺引流治療阿米巴肝膿而聞名。

那時候我們也知道，不管時代怎麼樣，我們就是好好讀書。白色恐怖也是，有一段時間，我們唸師範的時候很多睡同一個床鋪的人，有些人忽然間就看不到，原來被抓走了。不只是師範學校，哪一個學校都有，師範比較起來還是最單純的，因為師範是公家的，吃住都在那裡，管理也比較好。

以前我也不知道白色恐怖，只有一個印象，升旗時同學向教官報告，說今天實到有多少人。我覺得奇怪，人數怎麼每天都不一樣？後來發現某某人中午沒來吃飯，晚上也沒來吃飯，警總的車子會來學校，也會巡床位。我們當時是4塊榻榻米住7個人，一開始我也不清楚，直到後來聽到無罪釋放出來的人說才知道有這些事情，但是也有一去就沒有再回來唸書的人。當時我沒聽過被槍殺的，可能學生最多是思想偏激，要受到外省人滲透也很難。

我當然也會害怕被抓。像以前學校規定每個人要輪作升降旗的旗手，我們會晚上偷練唱國歌，不然做旗手會不順。我們就這樣去體驗每件事情，包括當旗手，但是發現人越來越少以後，才覺得很奇怪。

## 七 吃無肥、脹不死的教員生活與社會文化變遷

我從師範畢業後就回來故鄉教書，一開始在山內國小，<sup>26</sup>後來到元長國小當主任、校長，也曾到過四湖的鹿場跟土庫、北港擔任校長，總共5個學校，因為規定校長要輪換。到現在我還記得1953年卒業時候的月薪是188元，薪水很差。畢業以後，因為家中還有4個弟弟、2個妹妹跟父母要養，雖然當時政府的配給是足夠自給，但身為大家族的我們，每餐吃飯都要十多個人，算下來都是很驚人的開銷。

我20歲就結婚，太太李碧花少我3歲，兩人育有4個小孩。她是長北村人，娘家距離這裡不到一、二百米。我們是人家做媒的，以前也不曾見過，那時候的人都是這樣。我跟太太是她的伯母介紹相親，那時候，連正眼對看都沒有，可以說是正港的媒妁之言。其實在師範的時候我也有女朋友，但是人家吃米我吃番籩，覺得還是鄉下女生適合自己。

記得結婚的時候，光是一套西裝要六百多元，腳踏車一台1,300元。那個時候，老師雖然聽起來高尚，但是薪水很差。我給太太的聘金是4,000元，她們家沒有收，退回來，讓我們可以用這筆錢去買一塊地。太太的嫁妝還有一台腳踏車，但在婚後幾個月就被偷走。

因為當時師範生很少，大家都搶著要。我先在山內國校教書，雖然那時候學校有宿舍，但是我沒有住宿，就定居在元長街上，來回通

---

26 山內國小：前身為1942年設立之元長國民學校山內分校，1946年獨立為元長鄉第四國民學校，1947年為山內國民學校，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更名為山內國民小學。（雲林縣山內國小，2021年6月25日下載，<https://snes.ylc.edu.tw/cp.aspx?n=81837>）

勤，這裡也變成我的第二個老家。當時學校老師可以有鹽、米、油、土炭（煤炭）等補助，通常每個月學校工友會到固定的地方幫忙領回來。當時的規定是依據每個老師直系親屬與配偶人數分發口糧與配給，比如5人就分5口、6人就分6口、2人就分2口，每個人給多少都是固定的。那時候的生活雖然很苦，但是還過得去，所以當時人們講說，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去當老師是：「吃bô（無）肥，脹不（bōe）死」，指的就是起碼能夠維持最基本的生活。

教書過程中，我教過比較傑出的學生比如以前基隆的教育局長李鴻章，<sup>27</sup>他是1954年出生，名字還是我命名的。因為那一年是甲午年，而他的父母直到他才生到男生，我就給他命名為李鴻章，他後來從基隆市立中山高中校長退休。另外，像前任高雄市警察局長李永癸，名字也是我命的，他們家兩兄妹都是警官。

我們兄弟在1971年才分家，分家前每個月的薪水都要交給父母，完全沒有個人的儲蓄。分家獨立生活以後，家中經濟一切重新開始，曾經窮困到一顆橘子全家6個人分著吃。我也希望孩子們以此為教訓，知道一家人吃一顆橘子的艱辛。我很慶幸的是，4個小孩都很乖。像我的小兒子鴻儒從小到大沒有去過合作社，因為捨不得花錢。師專畢業以後他就自立，我也都不會過問孩子的薪水。

有鑑於農業生活的辛苦，所以我選擇了當老師的路，也是從我開始，兄弟姊妹家族有十幾個老師，其中有校長，也有主任。我會鼓勵

---

27 李鴻章：1954年生，元長人，1999年由基隆市教育局長調任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代理校長，並於同年8月在該校成立完全中學後擔任第一任完全中學校長，後於2007年至2009年間擔任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校長。（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校史沿革，2021年6月25日下載，<https://nnjh.kl.edu.tw/3>；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學校簡介，2021年6月25日下載，<https://csjh.kl.edu.tw/177>）

他們去唸師範是因為我們沒有財產、背景，只能靠努力唸書來翻轉社會地位。現在因為師範學校沒有公費，我就建議孫子們去考警專、警大。以前警大有公費，每個月可以領幾萬元的零用金。現在我有孫子在當警官，也有在移民署工作的，這就是順應時代走的重要。

教書以後，因為潭內的田還是繼續做，所以寒暑假都還要回潭內幫忙家裡做農事，比如插秧、種花生。家裡的農事主要是太太負責，太太每天持續回去潭內作田、種稻、種土豆等等，除了做自己的農事，若別人請也會去幫忙，做到娶媳婦跟帶孫仔才比較沒有去做。

太太跟我結婚以後，都要騎腳踏車回去潭內作穡，她說作穡人就是要回去作穡。以前從這裡若要回去作田，還要背著小孩騎腳踏車，一趟就要半小時、一小時。更何況以前的田路都是石頭路，特別難騎，不像現在都是柏油路，她有一次騎車跌倒差一點被車子撞死，非常危險。後來到了1960年後有了機車，路面也陸續鋪了柏油，那之後才比較方便。

我們現在生活很好，坐車、買菜都很方便。買菜的話，旁邊就有市場，也有菜車，家裡缺什麼就請人送什麼來。這裡的市場賣很多東西，算很方便。像我太太是嫁過來以後才燙頭髮，更早的時候沒有。以前要買布、衣服也都在這裡，也有人會揸衣服跟布到市場賣，認識以後還會揸到家裡兜售，讓婦女自己挑。如果要辦盛大的事，比如嫁妝需要更好、更漂亮衣飾都要搭火車去北港、嘉義辦，因為都市的東西比較好，賣給耕田人的東西比較隨便，這些衣飾的變化我太太的感受最深。

至於看病，現在也有好幾間診所跟中藥房，算是很方便。但是像我們以前在潭內，因為是小地方沒有醫生，如果小孩生病就只能擲筊後把香灰泡滾水來吃，那時候真可憐。

以前這裡在公所或廟之外，還有商人捐贈做慈善機構會賑災。但是現在農村轉型，每家都剩兩個老人而已。兩個老的還算好的，因為有伴，若單獨一人就很寂寞了，所以現在的長照需求很大。像我們常有病痛，我比較幸運，因為孩子退休後能載我去看醫生，不然許多人就要就醫還是很不方便。如果家裡沒有人能搭載，就要搭醫院的巡迴車，這附近有媽祖醫院（指中國醫藥學院北港分院），媽祖醫院的專車是每日兩班，早上送過去、傍晚再送回來。至於長庚沒開到這邊，更緊急的要叫救護車，不然就雇計程車。另外本地也有簡單的診所，小病痛就在這裡看。比較起來現在算是很方便，但最好還是不要生病。

我以前自己會開車，但是因為年紀太大，就自己把車子報銷、吊牌了。我一生中賭博、喝酒都不會。記得師範畢業前，老師跟我們講三句話：「第一醫院不要去，第二法院不要去，第三妓院（綠燈戶）<sup>28</sup>不要去。」畢業60年的我，到現在都還謹守老師的話，既不抽菸也不喝酒。所以雖然以前這附近就有間叫做「海國花」的酒家，但我都不曾去過。

元長以前有戲院，<sup>29</sup>主要是演歌仔戲，但也有布袋戲跟電影，若要看電影會去戲院看，現在拆掉了。通常這幾種戲都是輪流演，有檔期，一期10天，普通時候這棚歌仔戲走了之後，接著做電影，有時候來做布袋戲。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忘記看一次要多少錢。

很多東西我現在講你們這一代可能不知道，有些東西我們以前看過，現在也沒有了。像「火油」、「番仔油」；「汽車」、「火車」學生常

---

28 綠燈戶：舊俗賣淫的妓女戶門前懸有綠燈，故用為妓女戶之代稱。

29 戲院：元長戲院，經營者傅振豐，今已拆除。



常搞不懂，我們在教書常常很困擾。現在的「汽車」是四輪車，但是以前的「汽車」指的是用蒸汽動力發動的火車。現在的「火油」可以吃，但是以前的「火油」則是點燈的「番仔油」有毒，當然不能吃，這些東西為了要跟學生解釋都要費很多苦心。

我記得以前有一位浙江來的外省老師看到學生寫的作文中，提到前一天晚上去看「走雞」，所以沒有寫作業。那位老師跑來問我是什麼意思？原來學生晚上去看「走街仔(cháu-koe-á)」，就是走江湖賣藝賣膏藥的表演。他們到處走，以前這裡很多，一天在這個村庄，一天到那個村庄的廟埕。大概傍晚的時候就會先敲鑼打鼓，說晚上要來，之後設個攤子打拳賣膏藥，很熱鬧。但是那位老師是外省籍的，他看不懂，想說晚上雞都看不到了，怎麼會「走雞」？怎麼這就是文化的差異，也是我們那時候很困難的地方。當時時代在交流，我們唸過日本書也唸過中國書，一下子用日文一下子用中文，很辛苦。

這些走街仔唸一些有的沒有，現在很多兒歌都是從那邊出來的，很有意思。比如：「羊妹妹欲去吃草，我牽去三叔公的門腳口(mâng-kha-kháu，門的外面)，遇到一隻狗，彼隻狗跳過溝，才跌一個車(chhia，翻)畚斗。」這都是臺灣的民謠、童謠，但都有音無字，像育囡仔歌也是。比如：「一歲兩歲手裡抱，三歲四歲土下爬(中略)，十四五學針黹，十五十六愛予探聽，十七十八要嫁做親成，十八十九做一個好翁婿。」這些俗諺若能寫出來就可以讓人更了解過去的事情。臺灣有很多文字寫不出來，所以現在有很多國語臺語混在一起，那些新的名詞，例如「網紅」，我都聽不懂是什麼意思，這就是時代差異。

我在這裡教書很久，也做過校長，小孩多數都是農家子弟，義務教育後他們都會來讀書。我小時候就有一部分同學沒辦法來上學，特



別是日本時代的末期，後來慢慢上軌道，到後來有義務教育，不來讀不行。到了你們這一代都義務教育了，沒有唸書的人幾乎沒有了。以前我們唸的時候，主要是看家裡有沒有重視教育，有的還不想去唸書，跟現在不一樣。

我以前當校長的時候，有一段時間不能出國，退休後就到處去，去過世界各地像歐美、日本、東南亞。進香的話這裡也會有人找，說要去拜拜，大部分是一天或兩天的旅遊，我很少參加，我們夫妻都出國比較多。

1999年2月，我從北港鎮好收國小校長任內退休。2018年，我和太太李碧花獲得雲林縣鑽石婚夫妻楷模，鑽石婚的獎品有很多。其實結婚這麼久，我們也會吵架，也會冷戰，最後還是要靠大家容忍。我會看八字，從八字來看，雖然生肖屬雞的我是生肖屬鼠的太太的貴人；但是屬雞的我，吃穿則是要靠屬鼠的太太。

從我父親一代我們家就是道士，看多了我也學習怎麼配運看日。臺語說：「三年一閏；五年二閏；十九年七閏。」19年輪流一次，每19年新舊曆會再重合一次。今年閏年，國曆4年輪一次，100年會有24次，有一年沒有，那是在誤差內。這也要戶口的出生日準才算，以前的戶口會慢登記，所以出生日不準；而現在的人流行剖腹生產，也要打折。這些都是我自己研究的，因為我有讀過歷史。

現在，我還是喜歡研究歷史。比如我就寫了這裡的〈萬善祠沿革志〉；另外我也研究地方歷史，像〈元長命名之緣由〉考證元長地名的由來是關係到浙江省水師提督李長庚，也就是俗稱的武狀元，當時他在白沙墩堡這附近遇到海盜蔡牽，跟乾隆嘉慶討兵來平定盜匪。為了紀念李長庚，就取其官銜「元」及名諱「長」庚，正式更名為元長至

今，我相信這個解釋可以為眾說紛紜的元長地名由來做一定調。<sup>30</sup>

我的娛樂是寫詩。我每天看新聞或運動時會做詩，每天做上一、兩首詩，都會寫上日期，留下來當個歷史見證。現在我做了400張稿紙的詩，每張稿紙有21首，所以總共也寫了八千多首詩，寫完再交給小兒子鴻儒打字，以後想要找機會出版。因為我不會打牌、喝酒、賭博，閒來無事只有寫詩，變成眼睛很吃力。現在我差不多一個禮拜只寫兩張稿紙，也把這個世界上大小事情都寫在上面，閒暇之餘拿來看看，當作一種消遣。

---

30 根據《臺灣地名辭書，卷九，雲林縣》，元長地名之由來為：「元長舊稱『元掌庄，源自早期開發先民傅元掌，據說因嘉慶年間地方人民平匪有功，嘉慶君乃賜名『元長庄』，意為天長地久。另有一說指出元長地名早在林爽文事件之前已出現，究竟何時稱元長不得而知。」（施添福總編纂、陳國川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卷九，雲林縣》，頁339）